



国际形势黄皮书 YELLOW BOO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5年：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ecurity (2005)

权威机构 · 品牌图书 · 每年新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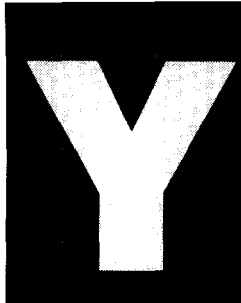
主 编/李慎明 王逸舟

副主编/李少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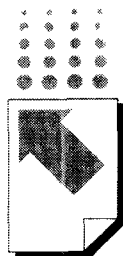
国际形势黄皮书 书
YELLOW BOO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5 年：
**全球政治与
安全报告**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ecurity(200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集体编写

主 编 李慎明 王逸舟
副 主 编 李少军
统稿小组 王逸舟 李少军 王 新 李春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2005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 国际形势黄皮书 ·

主 编 / 李慎明 王逸舟

副 主 编 / 李少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皮书事业部

(010) 85117872

项目经理 / 张大伟

责任编辑 / 李正乐 李志强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17.25

字 数 / 26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407 - 9/D · 127

定 价 / 35.00 元 (含光盘)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皮书系列》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出 版 人 谢曙光

总 编 辑 邹东涛

项目负责人 范广伟

发 行 人 王 菲

编辑部主任 张大伟

编 辑 (按姓名笔画为序)

任文武 张大伟 宋 娜 陈斗仁

封 面 设 计 孙元明

内 文 设 计 熠 菲

责 任 印 制 盖永东

秘 书 黑雅婧

联系电话: 85117872 85111117 - 222、220

电子信箱: pishu@ssdph.com.cn

主 编 李慎明 王逸舟

副 主 编 李少军

撰 稿 人 (以文序排列)

王逸舟 辛本健 邵 峰 李少军

高 华 李小丽 陈 迎 李东燕

何 帆 王鸣鸣 袁正清

目 录

CONTENTS

【总 论】

驻足 2004 王逸舟 / 1

【国际军事】

大国军事战略调整与国际军控形势综述 辛本健 / 17

【反恐问题】

现今恐怖活动为何愈来愈多? (一种战略分析) 邵 峰 / 43

【地区政治之一】

一体化进程与“大欧洲”的对外战略 李少军 / 69

【地区政治之二】

北约欧盟双东扩: 机遇、挑战和前景 高 华 / 99

【难民问题】

难民局势的发展与动向 李小丽 / 125

【环境问题】

俄罗斯气候政策与国际气候制度 陈 迎 / 147

**【联合国】**

联合国的 60 周年：争论焦点与改革方向 李东燕 / 171

【国际政治经济】

美元与美国霸权 何 帆 / 199

【宗教与外交】

宗教信仰与美国对外政策 王鸣鸣 / 217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制度研究：理论·实证·趋势 袁正清 / 241

【后 记】 / 262

CONTENTS

目 录

[Introduction]

Retrosp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2004 *Wang Yizhou* / 1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ffairs]

Adjustments in Big Power Military Strategies and an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Arms Control *Xin Benjian* / 17

[Anti - Terrorism Issues]

Why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Terrorist Activities?

——A Strategic Analysis *Shao Feng* / 43

[Regional Politics I]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Foreign Strategy of

“Big Europe” *Li Shaojun* / 69

[Regional Politics II]

Expansion of NATO and EU to the East: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Gao Hua* / 99

**[Refugee Issues]**

Developments and Tendencies of Refugee Issues *Li Xiaoli* / 125

[Environmental Issues]

Russian Climate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Regime *Chen Ying* / 147

[UN Affairs]

The 60th UN Anniversary: Focus of Debate and

Direction of Reform *Li Dongyan* / 171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US Dollar and the US Hegemony *He Fan* / 199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Religious Belief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Wang Mingming* / 217

[IR Theor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Studies: Theory, Practice and

Tendency *Yuan Zhengqing* / 241

[Postscript] / 262

【总 论】

驻足 2004

王逸舟

概括 2004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可以说，这一年保留了“9·11”事件发生以来国际关系的全部特质，是各种恐怖主义袭击频繁和剧烈的一年，是美国继续遭受严重外交挫败的一年，是国际间的对抗性被不断强化的一年，也是现阶段国际关系之不确定性加深的一年；虽然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并未逆转，从局部观察，消极因素却有所增多，国际格局的深刻矛盾与超级大国的言行密切相关，国际政治的折冲多变而诡异。

一 恐怖主义的猖獗与美国外交的失败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这里讲的“恐怖主义”，实际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知角度。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绝非西方主流传媒给人的印象那么简单和单向度。我们先从一般意义上追踪探讨，本节后面再从被认为是“另类”的视角加以透视。

2004 年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袭击，是世人最关注的事态之一。从 2001 年 9 月的纽约，到 2002 年 10 月的巴厘岛，再到 2004 年 3 月的马德里，直至 2004 年 9 月的别斯兰，加上其他各类大大小小的恐怖袭击事件，近三年来，全球范围的各种恐怖主义活动，不仅没有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强而消失，反而令人惊恐地不断增加。以巴以冲突为核心的中东地区恐怖袭击继续存在，伊拉克战后的重建工作由于自杀性爆炸和武装派别的攻击陷入困局，东南亚一带（以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和印尼全岛为主要活动区域）显示出日趋活跃的迹象，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怖袭



击事件，巴基斯坦由于领导人多次遭受未遂刺杀和多起爆炸事件而被称做“最令人恐惧的国家之一”，多民族多宗教且一直在同分离主义势力斗争的俄罗斯，近一时期成了恐怖活动的中心舞台之一。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恐怖主义的活跃范围和危害性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反恐斗争越反越恐”，常常是各国媒体放在头版头条的醒目标题；“恐怖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则表现世人新近的担忧情绪。

恐怖主义的一连串行动证明，尽管基地组织失去了塔利班政权提供的地盘，但它们却获得了更大的势力范围，“基地”的网络在不断扩大：从阿富汗、中东、西亚、南亚，蔓延到北非、中亚、东南亚和前苏联的每个角落；拉登没有抓住，人们甚至普遍相信，抓住他也无法阻止更多新一代恐怖团伙及其头目的崛起；活跃于伊拉克一带的扎卡维，散布于印尼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伊斯兰祈祷团，当然还有中东地区形形色色的巴勒斯坦激进的武装势力，表现出当代全球恐怖主义网络顽强的、日益活跃的生存力。恐怖活动的攻击目标，正在从占领军或政府中枢设施，及美国本土或盟国的基地，扩大到更易遭袭的普通民众，扩展到反恐机构无力顾及的其他领域，如工场、饭馆、商店、学校等城市民用设施。恐怖主义业已成为各种全球性问题中最严重的一种，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面临的头号现实威胁之一，成为国际社会不得不应对的长期挑战之一。“9·11”事件之后，没有谁敢于无视恐怖主义的存在，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宣称自己具有绝对的免疫力，西方因它而结盟、宣战或争吵、分裂，世界由此而推动新一轮的力量分化、组合；一定意义上，恐怖主义正在成为现时代的标识之一，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一种寄生物。

与传统的国家敌人不同，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多数表现为一种非政府组织形态，它跨越了国界的范围，无视甚至挑战主权的观念。在它看来现行国际体制隶属于美国的霸权，服从于西方列强的利益，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与一般的恐怖袭击不同，现今的恐怖主义组织多半具有强烈的反美、“反霸”色彩；它们充分地利用了美国主宰下的国际体系里的各种矛盾、错误和失败，比如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拉克的野蛮军事占领，超级大国对以色列的无理庇护，以及西方一些人鼓吹的“文明冲突论”、“邪恶轴心说”，以此作为对全球各个受压迫地区和遭受不公正待遇人群的感召，提醒受压迫阶级注意自身日益恶化、无望无助的艰难处境。如同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指出的那样，现实最大的危险之一在于，国际反恐斗争的失误和“基地”等组织的煽动，已使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国家和下层民众，要么把本国当成是西方强



硬势力的打击目标和改造对象，要么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即将来临的严重对抗的陪葬物。

当今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斗争，完全错误设置了打击目标，正在滑向十分诡异、难于捉摸的方向。在“9·11综合症”的驱使下，超级大国——美国的言行经常表现为非理性状态，其政客不停地变换说辞和借口，用笨拙的手法装饰或掩饰真实的目的；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论坛上越来越多地被人当作笑料，在世人眼中这个实力超群的国家显然无法恰当运用自身的力量。反恐联盟本身也显示出奇怪的特征：有些国家不情愿地追随美国，表面上捍卫着、实际上损害了本国的国家利益；英国政府从伊战开始时的高调随美，到近一时期少见的沉默寡言，反映出这个欧洲大国处境的困难；国际社会多数成员要么消极观望，要么批评指责。布什政府对国际法和联合国系统的无视，不仅让美国人付出沉重代价，也使现有国际维持安全的系统漏洞百出。伊拉克战后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尴尬处境，既是当今国际反恐斗争之有效性的一种测试仪，又是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明知错误所在、却又无力纠正的矛盾写真。

值得研究的一点是，萨达姆的暴政以及布什政府的渲染，掩盖了超级大国对手的复杂性。以伊拉克为例，在美国及其盟友艰难面对的敌对势力里，既有拉登的追随者扎卡维这样的蒙面杀手和从外部渗透的组织，有作为新的全球政治实体的恐怖主义国际网络，也有萨德尔武装这样的地方政治宗教势力，有反对外国军队占领的民兵和志愿者，还有失去昔日特权的旧政权残余，可能还有个别国家的军情部门和政府势力。伊拉克的现状证明，由外部势力强行扶植一个政权是多么的困难，有时显得可笑；“输入性体制”终究不服水土、难以扎根。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少数国家的决策当局和西方的主流传媒那里，“恐怖主义”标签一再被滥用，以致任何反抗现存秩序的武装斗争都无法幸免地被挂上这一具有耻辱含义的符号。这种标签的滥用，不仅无视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存在，也提示了当代国际政治中一种不良倾向，即把残杀无辜的行为与合理的反抗斗争混淆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抹杀对暴政的武力抗争或各种民族解放斗争存在的可能性；它把主宰性国家的狭隘定义强制扩展为普遍原则，把个别国家的意志与要求同（譬如说）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的决议捆绑在一起。这是应当提请人们关注的一个危险倾向。回想一下 20 世纪中叶前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那时对殖民主义、帝



国主义的武装抗争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必要的，代表着世界的某种进步。现在的情形让人不能不感叹世事的炎凉，它让类似巴勒斯坦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始终难有武力威胁的可能和真正依靠自身力量翻身的机会，合法暴力的使用权似乎仅仅和永远掌握在少数大国那里，尤其是美国人及其盟友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决策层对目前的危机形势似乎视而不见，反恐政策还在我行我素，以暴易暴的“西部牛仔原则”好像越来越时兴。正是由于美国反恐政策的失误，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反恐力度越大，反而树敌越多，让民众和世界感觉越不安全。这是当前国际社会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表面上目前的伊拉克是关注的焦点，其实中东问题才是所有麻烦和冲突的核心。它好比整个国际恐怖活动最重要的温度计，中东和平进程推进了，巴以双方矛盾缓解了，恐怖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就可能趋缓；假使中东问题停滞不前，甚至继续深化，穆斯林下层民众的不公正感就会上升，针对西方，特别是针对美国、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也不会停止。

按理讲，国际反恐斗争不应当依靠超级大国导向，而是要更多地借助联合国的框架，各国坦率地交换意见，争取达成共识。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由于超级大国的误导，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差和矛盾。这不仅指美国和它的传统盟友之间的严重裂痕，包括它同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及北欧一批国家围绕伊拉克战后派驻北约军队或训练伊拉克警察问题上的分歧，更指美英联军行动对国际法原则造成的伤害，以及由此产生和长久不能治愈的国际社会内部裂痕。

美国当局倾向于把恐怖主义说成是一种极端的宗教偏执情绪所导致，说它背后是对美国价值观念的一种仇视态度。事实上，恐怖活动之所以加剧，它的重要根源在于不公正感在上升，而这种不公正感的背后是战乱造成的贫困及无望无助，是单边主义式的强硬打压和对以色列的庇护政策。没有对恐怖主义深层次根源的认识，就不可能找到未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钥匙。伊拉克战争绝不是真正的反恐战争，而美国却以种种理由给国际社会发出此类信息。美英联军及其盟友目前在伊拉克的各种努力，建立在完全错误的目标之上。本来是应该完全由伊拉克人民在后萨达姆时代自己来决定他们的前途，但却被美国冠以反恐的名义，打击萨达姆统治的基础、反美的宗教派别和其他不遵从美国的势力。反恐战争在这里已经变味。从全球范围观察，现在反恐联盟关注过多的是军事层面，而政治调解和外交手段往往不受重视。美国在伊拉克遭遇的重大教训就是：它在军事战场上能够速胜，但在政治上

则表现拙劣，外交上失去广泛支持。超级大国不仅在国际社会严重挫败，美国民众也对自身的安全更加缺乏信心。2004 年是布什政府外交失败不断的一年，留下了自越战以来罕见的失败记录：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美国与法国、德国和一些欧洲传统盟友的关系，特别是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紧张。

二 多处国际热点的持续升温和高热

超级大国的失败与误导，体现出现有国际秩序的错误与紊乱，它同时加深了形形色色的国际危机和地区冲突。2004 年有一系列的事例足以证明，在当前各个地区热点和潜在冲突里面，相当大一部分与美国的我行我素、不当干预有关，少数事态（如发生在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冲突）反映出各国内部原有的危机进程，几乎所有危机都体现了现存国际秩序的缺失与矛盾。

● 伊拉克持续不断的流血冲突。美军对萨德尔城、纳杰夫、费卢杰等伊拉克境内城市的攻打，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自杀性爆炸和流血冲突，几近令现政权失去对形势的控制，使什叶派内部出现分裂前景，使整个国家面临长期内战的危险。伊拉克危机是当代国际政治各种危机的集中表现之一，是超级大国——美国支配的国际秩序的一个缩影。按照美国和伊拉克临时政府的安排，2005 年初应当举行后萨达姆时代的第一次大选。然而，现在的伊拉克局势让人很难想像几个月内会出现真正和平与民主的选举进程。无论结局如何，伊拉克危机值得人们认真观察和研究。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对一系列目前仍然像谜团般的问题做出回答，比如，美国人是会陷入长期泥潭，还是找机会脱身；由美国人扶植的伊拉克现政权是否能够经受选举和战乱的考验，为伊拉克民众所接受；伊拉克究竟是美国强硬势力所期待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伊朗、叙利亚、也门等国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发生连锁反应，还是给世界特别是美国带来更大更多的麻烦和混乱。

● 巴以之间无止境的报复性袭击。以军的定点清除和威慑性轰炸以及巴勒斯坦激进武装势力组织的一轮又一轮自杀性袭击，不仅令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也强化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内部的争吵。围绕沙龙政府从加沙地带单边撤军的计划，以色列国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沙龙本人甚至受到死亡威胁。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东和平的艰难。而德高望重的阿拉法特的突然去世，不仅牵动了这一地区的敏感神经，也给巴勒斯坦人的



解放斗争和本已十分诡异的阿以关系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显而易见，新的巴方领导层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挑战，而巴以矛盾是历史形成的怪圈，不存在低成本的破解方式。不管对于巴勒斯坦或以色列，不管是比较温和的或更加激进的力量，今后两三年是关键时期：要么以十分的勇气取得重大突破，要么出现“鱼死网破”的悲惨结局。

●前途未卜的朝核危机。尽管有 2004 年夏天第三轮北京六方会谈，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前景仍不明朗。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当权者始终不断的威胁性言论和朝鲜出于对自身生存的担忧而加紧进行的“先军措施”。原定 9 月底召开的第四轮六方会谈所以未能如期举行，主要原因仍然在朝美双方各自的预期相差太大。对比之下，中国、韩国、俄罗斯、甚至日本都显示了某种灵活性：日本首相小泉在 2004 年第二次访问平壤，对缓解日本与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起了一定作用。而美国布什的强硬团队则始终坚持遏制方针，四年执政期间从未派遣高层代表出使朝鲜，与克林顿时代形成鲜明反差。东北亚的这片区域，从各种因素判断看，不止是冷战的最大一块遗产，弄不好更是孕育未来冲突的温床。

●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西方主要国家的对峙。不管外界猜测是否属实，伊朗业已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头号调查对象，成为西方国家联手防止核扩散的最新目标，也使人们对于下一届美国政府按照伊拉克模式打击伊朗的担心变得不无道理。从霍梅尼执政开始，美国人一直视伊朗为某种邪恶力量，忽略了近年来伊朗温和派改革主张的实施和对外政策的调整；而长期的高压政策，也造成了伊朗对美国的极端不信任，两国之间甚至完全无法对话。在这种形势下，西欧“三巨头”（英国、法国和德国）成为与伊朗进行核问题谈判的主要对话者。2004 年世人见证了双方围绕伊朗提炼核原料和国际核查问题展开的多轮较量。依我看，表面上西方谈的是防止核扩散问题，实质上反映出对伊朗政权性质和走向的疑惑。类似情况也发生在西方与朝鲜的关系上。而以色列拥有核武器虽然是公开的秘密，却不曾有这样的遭遇。在布什连任之后，伊朗核问题可能引发的新一轮较量，也许是 2005 年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态。

●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人道主义危机的国际化。北部非洲这一区域难民形势的恶化，造成西方直接出兵干涉的可能，迫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相应的决议，让世人十分担忧。如果真的遭受制裁或军事打击，这个非洲地区最穷国家之一，可能短期内出现国家完全失控、邻国和周边地区麻烦不断的局面。

苏丹的糟糕形势，是非洲许多落后国家类似麻烦的突出表现。它们要么仿佛是被现代文明社会遗忘的角落，要么遭受了粗暴无礼和外人强加的“改造”计划。尽管已经进入 21 世纪，非洲的某些地方依然极端原始，国家政权实际上仍然被不同部族轮流执掌，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家军队、统一财政、高等教育、工业体系、科学研究等等）要么完全不存在，要么残缺不全，外国军队和雇佣军不时地像殖民地时代一样入侵这些名义上的主权国家领土，以维护秩序和捍卫人权为名，行强权政治和争夺权益之实。看着这些地方，你不可能承认现今的国际结构建立在一个完全公正和合理的秩序之上。

● 俄罗斯外高加索一带的麻烦。车臣叛匪的恐怖袭击加剧了不断恶化的形势，普京对此的强力镇压和相应政治变化，对这个仍处在艰难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增添了几分不确定的因素。外高加索地带的危机形势，是这个国家经受的新的可怕压力的一个侧影。经济形势在反复的波动之后刚刚有所好转，石油收入在近期由于世界油价的变动而大幅上升，卢布币值初步得到社会的认可，上半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结果表明，俄罗斯广大民众对普京执政能力是满意的；与此同时，不难观察到，俄罗斯国内政治格局在普京时期与叶利钦时期亦有质的不同，现在的稳定性得到各方公认，政治“内耗”大大减少，在政界曾经呼风唤雨、喧嚣一时的政治投机者受到有效遏制，与经济寡头相互勾结的政客越来越不得人心。应当说，这些都是普京政府的重大成就。但是，民族分离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怖袭击活动却有上升趋势，它们与穆斯林世界正在发生的麻烦是有内在联系的。别斯兰事件表明，民族矛盾和分裂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一段时间仍将是世界上领土版图最大、民族构成最多样最复杂的国家面临的头号挑战。

● 格鲁吉亚的裂变危险。面临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等地分离出去和俄罗斯“先发制人”打击的内外压力，这个小国原本濒临破产的国民经济更加危险，内政外交动荡不安。而超级大国——美国远在天边的所谓“支持”，不光多半口惠而实不至，而且加深了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积怨，加剧了这一区域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格鲁吉亚面临的裂变危险，是前苏联亚欧分界地带深刻危机的集中体现。这一地带民族宗教构成极其复杂，经济发展长期落后，苏联解体之后一直是这一传统的庞大帝国持续裂变的主要策源地之一，“9·11”以来更是受到基地势力和前苏联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青睐，成为这些分裂主义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赖以滋生和蔓延的温床。与此同时，这一



地带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资源相当丰富，令美国等西方国家垂涎不已，因而对这一地带有关国家和有关事务的插手干涉不断增加。复杂的内外形势，使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之间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深刻差异性不断深化。未来这一地带将有可能是欧亚大陆持续不稳定的根源之一。

- 俄罗斯与欧美国家的争吵。在别斯兰人质惨剧之后，围绕普京政府反恐措施的出台，特别是政治体制为此做出的相应调整（尤其是在强化中央权力方面），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出现了被称做“新冷战”式的唇枪舌剑，一些欧美国家指责普京过分强硬和政治专权，而莫斯科则批评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不论有些国际观察家所谓“蜜月期结束”的评语是否合适，俄罗斯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在这一年产生了新的裂痕，为大国关系增加了些许不确定因素。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大选前，普京总统引人注目地公开表态支持布什连任；除日本首相小泉之外，这在世界重要国家的领袖里属于极其罕见的情况，这是一个从外交上讲相当有风险的表态。不管效果如何，它至少表明了俄罗斯领导人对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深刻忧虑，以及对美国人继续强力推进全球反恐斗争的期待。

- 东南亚面临的恐怖威胁的上升。随着伊拉克危机的深化和美国的强硬姿态，激活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恐怖主义网络。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在这方面在 2004 年遇到的新挑战，可能只是即将到来的更大麻烦的前奏。在这些国家，经济形势本来让人信心不足，现在恐怖袭击威胁增大，更加深了民众对前景的担忧。例如，泰国一向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国家，然而 2004 年泰国南部穆斯林居住的区域，却发生了多起重大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担忧；在这些危险现象的背后，明显存在着对美国利益、它的盟友利益的挑战姿态，存在着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网络的阴影。同样，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阿罗约总统在人质危机面前毅然作出撤军的决定，此前菲律宾对美国在伊拉克军事占领的支持，可能引发菲一系列国内严重的事态，甚至直接影响到阿罗约政权的成败。印尼也有类似的情景：政府对于如何审判巴厘岛恐怖事件制造者“伊斯兰祈祷团”的问题一直犹豫不决；两难境地的背后，体现出印尼政府表面上对于美国不得已的妥协姿态和印尼国内对于美国在穆斯林世界采取强硬军事行动的批判态度。

- 台独势力引发的危险。陈水扁在 2004 年 3 月有争议的“连任”，台独势力渐进式的“小步快走”，以及美国不顾中国警告，一味向台湾地区销售